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七十六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七十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儻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六

奸之三

檀權

吳張布

吳張布為左將軍吳主孫休以丞相濮陽興及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畧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爾不爲從曜等
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
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爾如此之事孤已
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
有所忌故爾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
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
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不及爾王務學業其
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
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爾何至叩
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

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
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督將甚見信愛及至踐阼
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歎瑕短懼曜冲言
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言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
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唐李林甫 附韋堅 相物慎於 杜有鄰

唐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謂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且詔武氏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

韓休且為所弄

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
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
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
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
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
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
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
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

仙客實對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
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
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
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
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
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
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
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
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恚而
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

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
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罪歲纔五十八而鳥
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
甫晉國公仙客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
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
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
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
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
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誅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
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敷復本十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

株連惡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
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
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
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
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
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社則莫若元
子帝父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
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
內外無基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
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

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
適沈蠱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餽遺左右
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
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而柔令初
若可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
進必被罪徒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
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揚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並
相繼誅以王鉷吉温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
為累息適之子雲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
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



即居之恩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
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
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
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
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遷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
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
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
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俄改右相咸寧太守趙
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
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

陳樂勤政樓既罷侍郎盧絢垂鞭按轡絕道而去帝目送之深歎其醞籍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遠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由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旣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腴車駕衣服侈靡

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迫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

甫舅子度妻誣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
客視之掩口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
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始厚王鉷
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
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
甫薄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
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讐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
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
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
時以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

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斥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
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
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
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林
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
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
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
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
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
諫爭路絕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

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
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
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畧盡有府兵入宿衛者謂之
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
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
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
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
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
大夫亦耻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
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

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乎
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
無武備矣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爾契苾
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
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
振張嘉貞王俊張說蕭嵩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
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
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
繇文吏爲將憚矢不先身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
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

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誓而髯將逼已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隆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為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狀祝上國忠劾其奸帝怒切詔林甫淫祠狀勝結叛虜圖

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槨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嶠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皆貶官帝之幸蜀也給事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天寶時嘗鏤玉為玄宗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

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矣奈何留像至今有
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宮使發地得異像輦
送京兆毀之云

天寶元年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
轉運使初宇文融旣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
於是韋堅王鎡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
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爲
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漕運歲增巨萬上以爲
能故擢任之王鎡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二年春堅引灞澹水東注與渭合抵苑東塋

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
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
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
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膊祿衫而楊
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
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
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
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四年左相李適之與李
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附馬張垆爲侍郎
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

人付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息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

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望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五年以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又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既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

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
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
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
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
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
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
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
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
鉉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
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

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常堅
等旣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以適之爲太子少
保罷政事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講
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
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
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
主書抱成按詰希烈書名將作少匠常蘭兵部員外
郎韋芝爲其兄訟寃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
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再貶堅江夏別駕蘭

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蹠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李適之子雲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使人誣告雲杖死於河南府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網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隣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卒乃止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輟貫桮拈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

曰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楊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國忠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國忠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議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乃以木綴其足使人

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温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温父素善温之幼也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温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温湯則求首弗獲矣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温意温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鞠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閤中詔而出曰逆賊深藏秘記至會

昌以示慎矜慎矜嘆曰吾不蓄識書此何從在吾家
哉吾應死而已賜慎矜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
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自餘連坐者數十
人初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
前後爲大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
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
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
誰能繼其父者宰相以慎矜對乃擢慎矜自汝陽令
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
輸布帛有清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拆倍錢轉市輕

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五年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
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交結
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于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
定交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
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妾稱齒識交
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温與御史鞠
之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八臺有鄰及曾等
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
貶義陽司馬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按李邕太子亦

出良娣爲庶人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是除之六年正月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奏遣羅希奭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卽自縊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士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誦以河中爲中都哀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二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入

卽從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園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壑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北至則我功集矣徙

子儀大軍在涇以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
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嶮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
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
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
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
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
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
帝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
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
有種福業何以致之福業以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

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
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
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
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
等事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載智畧開果久得君
以爲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上書卓英倩李待榮內
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
忠良進貪猥凡士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
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齋
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彊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

異妓雖禁中不逮上盡得其狀載嘗獨見上深戒之
警然不俊上益怒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
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
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客有賦都盧
尋橈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
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
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上積怒欲誅之
恐泄漏無與言者獨與金吾將軍吳湊謀之湊上舅
也會有告載與王縉夜醮圖爲不軌者大曆十二年
三月庚辰伏下帝御延英殿遣湊收載及縉繫政事

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
常袞等訊而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
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先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
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
靴塞其口而殺之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
及子伯和等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
他物稱是貶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
嘗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
炎及於貶上遣中使發載祖父母墓斲棺棄屍毀其
冢焚其木主書其姓名等皆杖死

卷之六十一

三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
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
風節籍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
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
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
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
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闕旬擢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旣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
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自固者揚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盧杞

三

切

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卽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章張鎰才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杞旣用嚴郢傾楊炎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宰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之

之它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卽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鎰尋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

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竿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

頸長安尉荷校乘車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櫃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糞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二架爲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筭二十請加五十王儉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

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爲奸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貨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爲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

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盩厔尉翊逼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欵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

命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
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
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
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漢谷渾瑊曰不然
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
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
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
趙贊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
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
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

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
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
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
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奸臣
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
等罪惡士議誼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
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
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
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危主辱猶警然
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

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需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構劉昱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

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翼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矣辭於正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

侍郎仍平章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屬梁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

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照趙惠伯上以炎議論疎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

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
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
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
尹令伺郢過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
謀議殺迴紇會帥炎乃以休爲入迴紇使休幾爲虜
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
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
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
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
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

察使初受代郢奏追補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
抑吏貨市私第貴位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
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
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
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
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
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
有王氣炎據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
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書



專上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善碁，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凶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上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又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爲太子言其可爲相其可爲將幸異日用之
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
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
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
相結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
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二十年秋九月太
子始得風疾不能言順宗永貞元年正月辛未朔諸
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
歎由是德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

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
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
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
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
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
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
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
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天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
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
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

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伾用事於中與相唱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藝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依伾依忠言忠言依

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譏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闢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

月以王伾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秉重權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

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佑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綱王涯入金鑿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

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細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
長字呈上上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
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
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
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
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赧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
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
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
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
大懼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覩太子儀表
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
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
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
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
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

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預他事質惶懼而出五月以右金吾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籍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叔文始入內庭陰搆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竒才及司鹵使利柄齒於外朝愚知同口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六月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度支副使將

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關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關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讐怨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

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賒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

不能始
出此
等輩之

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此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云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

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宜總北軍既不獲則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

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
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
高郢為刑部尚書俱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
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
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后憲宗之
母也遂貶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任尋死於
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德殿九月
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
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

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冬十一月壬申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
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
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朝議謂王叔
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
為處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
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憲宗元和四年初王叔文之黨
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
官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

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
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
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
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
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毋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
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可重責也度曰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言
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
多大言自標置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
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日夜
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麗後要官
貴人亦趨往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
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
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
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

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共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與日之知獄成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詢之左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

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燠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夜動于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等

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無雙卵鷺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夔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

矣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朝野駭嘆訓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藥術訓經義

并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
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
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弑罪
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
祿取安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
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
無訓尚縗粗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遷周
馬博士兼翰林侍講訓數進講至闈寺必感憤申重
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仕遂不疑而待遇
莫與比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

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
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
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林宗中或時休沐賓客
填門賂以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
知其與上有密謀也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
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
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于是
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九年京
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爲同平章事
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

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為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為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啟帝召還至清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鵠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與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此得為相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



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此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楊虛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為中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訓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懾迎拜天下險惟士徵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

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怙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巨斧以為親兵王守澄葬于滻水注奏請入護喪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喪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

已而并注去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為大原節度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為用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毅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

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恠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闔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人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衆愚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

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元輿雖知謀不以告王涯涯與賈餗元輿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會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爲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

乃自署反狀詔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
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
秘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
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
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
閣門使馬元贇啓宣政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
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
不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
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
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

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兵屯大
衢鼓而傲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
罪訓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幃面奔鄭注至咸陽追
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藩聚河東兵環第
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
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
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
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
焉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爲盪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
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

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兒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痊斂作二大塚塋道左右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軍以計斬之悉誅其親兵遂滅注家他日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

往瞑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喜陰計附離權疆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
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
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
兢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
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
扆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
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人不睦宰相
徐彥若王擣有度量見其陰險相顧懼危時事嘗奏

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勢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袞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救使共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表連上不已上



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湖南爲司空同平章事潛譖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強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趨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之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合怒至于軍

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李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
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
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
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
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
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
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周
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
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
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

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
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
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
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註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
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
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
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
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
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
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

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爲全忠數畫圖王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持板自歌以醺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

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十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山四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即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幼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

臣廷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
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
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
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
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
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
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
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
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
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

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
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
脅乘輿遷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即
罷爲太子少傅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
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
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
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循
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
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
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掇其禍取

朝權以成強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
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緝郎及爲相其季
父嶺南節度使安潛喏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
爲緝郎所壞後果如其言

歷代史纂

卷第七十六



所
圖
書

藏
書
印